

达摩神功

赵西玉著

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武林小说《达摩剑》（上、下）、《达摩棍》（上、下）的另一部达摩系列新作。全书约75万字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册出版。

达摩剑盟盟主赵青龙之子赵晓风，十六年在深山苦练成已臻化境的“达摩神功”。他大闹金陵，以达摩佛光三昧神功，震死了九头蛇、长白异叟；长江浪头，智斗黑狐妖；无底魔洞遇丑鬼，得绝技大战禾藏山；斧劈石，一掌定华山，降服了南竺天五顶金刚；大漠沙海，舍生取义，收北竺天两个高僧；天龙洞，力毙西竺天五大恶僧；古林地穴，孤胆智破九曲八卦黄河阵……他伸张正义，与祸国殃民的“阉党”残余及其武林败类，进行殊死的争斗，被武林界誉为天下第一神功的肝胆义士。

威力无穷的达摩佛光三昧神功，令人惊心动魄；复杂感人的缠绵爱情，使人悟出人生真理；恶与善，丑与美，仇与爱，情与义，智与勇，人与鬼等等曲折的情节，变幻莫测，出人意料，牵动着读者的心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章	杀机暗布.....	1
第 二 章	卸形神功.....	11
第 三 章	欲擒故纵.....	20
第 四 章	神功合一.....	30
第 五 章	长使英雄泪满襟.....	40
第 六 章	后继有人笑九泉.....	49
第 七 章	聚英楼风云突起.....	59
第 八 章	长白异叟.....	68
第 九 章	赵晓风初试神功.....	78
第 一〇 章	不明来历的少女.....	87
第 一一 章	报宿仇老道丧身.....	97
第 一二 章	小侠义释黑大个.....	106
第 一三 章	养虎遗患.....	115

第 一四 章	忍无可忍.....	123
第 一五 章	黑衣妖女.....	131
第 一六 章	女婴之秘.....	140
第 一七 章	劫走逆子.....	149
第 一八 章	蒙面白衣人.....	158
第 一九 章	旧情难忘.....	167
第 二〇 章	无底魔洞.....	178
第 二一 章	少年心事当拿云.....	187
第 二二 章	人小志大.....	196
第 二三 章	痛思往事.....	205
第 二四 章	一代宗师身遭劫.....	214
第 二五 章	死中求生.....	224
第 二六 章	蒋奇身中落魄针.....	234
第 二七 章	多情少女.....	243
第 二八 章	“扬幡招魂”魔法.....	254
第 二九 章	魔中更有克魔人.....	264
第 三〇 章	闻其声不见其面.....	275

第 三一 章	王慎巧逗十五妹·····	285
第 三二 章	丑面异人·····	295
第 三三 章	传来凶讯到深洞·····	306
第 三四 章	沙海中的女魔·····	320
第 三五 章	令人倾心的蓝衣少年·····	331
第 三六 章	红颜中的恩恩怨怨·····	341

第一章 杀机暗布

南明弘光二年。

金陵的九月，虽是秋高气爽的季节，但今年与往年不同，冷得太早，天也黑得很快，太阳刚刚下山，四周就成了一片漆黑，一团团阴惨惨的乌云笼罩在六朝古都的上空，令人感到十分沉闷。这时候，金陵城外的长江，似乎一下子变疯狂了，怒吼着，咆哮着，那惊心动魄的声响，更扰得人们心里不得安静。

这天，夜幕降临，有两条黑影出现在长江宽阔的江面上，象燕子般在波涛上飞掠而过。时隔片刻，又有五条黑影，星驰电闪，从长江北岸飞渡而来，霎时消失在金陵城内。

金陵“聚英楼”的聚义厅内，后墙正中，挂着一幅五老观太极的名人古画，两旁配副草书对联：“绿林满地知豪客，宝剑穷途识故人。”石面南虎皮金交椅上坐着一人，此人年虽古稀，却精神焕发。他身着古铜色英雄氅，面如三秋古月，双目在长眉下炯炯发光，颊下一绺银髯飘洒胸前，背插一把洒金折扇。他就是江南武林总舵主钱义元。

左边上坐着江南五俊陈玉龙、夏完生、郭金寿、林大森、黄天道。接下是三杰朱天义、朱天麟、朱天星。再下是六书生白世英、王成举、孟浩天、洪浩然、李国兴、沈宗明。

右边上坐着清凉寺主持慧明大师，栖霞寺主持僧智大师、天宁寺主持僧宣大师与苏州大悲大师的四大弟子圆净、圆亮、圆慈、圆能。按下是三位道长慈云、慈通、慈善与一清老尼。再下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，人称神童的夏完淳。

首坐者见众人一一到齐落座，便开言道：“众位豪侠，今日把大家请来，有很多大事要议，可能不需我说，众弟兄该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？”

左上座五俊之首陈玉龙起身道：“钱大哥，自崇祯帝煤山驾崩，吴三桂勾结清兵占领了皇城北京，李自成的农民军兵败山西，如今福王朱由崧在金陵，被马士英拥为弘光帝，但他起用阉党，企图谋害东林党人，国家危在旦夕。若依小弟看，大哥召集大家来此，定是议论此等大事。”

首座老者闻之，点头道：“陈老弟人称小诸葛，果然猜得不错。今日把大家请来，正是为了此事。”

三杰之首朱天义起身道：“大哥，那崇祯帝即位之初，重新起用东林党人，组织内阁，派袁崇焕等去镇守宁远，还是励精图治，呈现出一番新气象的。可后来他急躁多疑，凡事自作聪明，独断专行，不喜欢听逆耳之言，宠信了周延儒这个因循苟且，贪污纳贿，权欲熏心，奸诈成性的狗东西，排挤了忠心保国的一大批东林党人。后来袁崇焕被害，自毁长城，国内又民不聊生，导致了农民大起义，接着清兵南下，他终于落得个在大歪脖子树下吊死的下场，此乃他姓朱的天下气数已尽……”

六书生之首白世英打断了朱天义的话，言道：“朱兄，我等聚义一起，还是谈一谈眼前的局面。”

308589492

朱天义接言道：“眼下有什么好谈的？这弘光帝昏庸无能、沉湎酒色，宠信马士英、阮大铖之流，排斥史可法、高弘图，致使局势危急。如今扬州已失陷，史督师慷慨就义了，但这个昏君听信马士英狗儿的谗言，仍在迫害东林党人。他们不但把东林党人在朝的忠臣一一革职定罪，而且还要找达摩剑盟的豪侠报昔日之仇。据我所知，马士英、阮大铖与魏忠贤的侄儿魏良新，这三个恶徒，在金陵‘醉月楼’设了一个网罗江湖邪道的据点，准备把天下第一剑赵青龙为首的达摩剑盟豪侠一网打尽，全部铲除，我们江南豪侠，岂能坐视不管不问？依朱某之见，应派人去醉月楼打探马士英网罗了哪些武林败类与不义之徒，弄清他们的阴谋毒计。”

江南五俊、排行老五的黄天道起身接言道：“朱大哥，既然马士英在醉月楼已召集一些武林败类，企图杀害东林党人与达摩剑盟众豪侠，我们何不就在今晚三更一齐出动，趁其不备，去醉月楼把这些王八日的全部除掉呢？”

朱天义道：“天道弟言的极是，若大家赞同，我们便于今晚三更，去杀他们个措手不及，铲除这帮祸国殃民的奸臣贼子。”

三杰朱天星一旁起身道：“对！此事我江南豪侠义不容辞。总舵主，你就拿出个主意，我等听从你的安排便是了。”

总舵主钱义元闻言，沉吟道：“天星弟不要操之过急，此等大事，还是慎重一些为妙，切不可因一时大意而坏了大事。否则，不但惩不了这帮大逆不道之徒，而且……”

三杰朱天星反问道：“依总舵主之意呢？”

钱义元道：“我意先派二人去醉月楼打探一下，看一看他们网罗了哪些武林异人。探明底细再作打算。孙子曰：‘知

已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’我们若不先探个明白，便铤而走险，这就不能稳操胜券，甚至要打草惊蛇，引来不测之祸。”

江南六书生孟浩天一旁起身言道：“钱老舵主言的有理！马士英、阮大铖、魏良新这伙奸党，居心叵测。十八年前，达摩剑盟以天下第一剑赵青龙为首，铲除了魏忠贤的得力助手八魔八虎十蛇，逼得阉党彻底崩溃。后来，魏忠贤畏罪自杀，阮大铖潜居金陵，魏良新隐迹深山古林。这些人贼心不死，随时随刻梦想复仇，只是无权。今日马士英独握了南明的朝政，起用了这些阉党，相互勾结，残害忠良。他们多年来网罗的邪道之徒定不会少，何况，当年达摩剑盟的死敌老魔头哈木赤、魏忠贤的保镖侯青、法圆恶僧、九头蛇王俊等江湖武林逆贼，也都还在人间，如今定要出头，与达摩剑盟为仇。因此，白某认为，目前在醉月楼的对手绝不可小视，我们需要派人打探，弄个水落石出，然后商议对策，看如何去铲除这帮大逆不道的孽畜。”

“孟老前辈所言极是！”十五岁的夏完淳突然起身言道，“马士英、阮大铖这伙奸贼，他们手握兵权，又网罗不少的武林邪道之徒，其势力不小，我们不可轻举妄动。不过，也不能不迅速采取行动。当今南明，弘光帝昏庸无能，马士英，阮大铖等狼狈为奸，若想铲除这帮民族败类，拯救人民于水火，晚辈认为，仍须求之豪杰之士，仰仗绿林中人。”

六书生王成举道：“对！我等应该树起聚义的大旗，广招天下的豪侠义士。我想，达摩剑盟众豪侠闻讯后绝不会无动于衷，他们会挺身而出，天下第一剑赵青龙也会再次出山。只要赵青龙再树起达摩剑盟的旗帜，号召天下豪杰前来消灭奸

党，这帮无恶不作的逆贼，何愁不被铲除！”

聚义厅众豪杰听了这些发言，无不赞同几位侠士的意见，尤其赞同神童夏完淳与江南六书生王成举的看法。

总舵主钱义元见此情景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若天下的绿林豪杰，闻风响应，赵青龙重新出山树旗，马士英、阮大铖等贼，就别想为所欲为了。”

江南五俊陈玉龙道：“钱大哥，既然主意拿定，不知派何人前去打探？”

钱义元道：“你与僧智大师二更之后前去打探，慈云长老与三杰弟兄接应，防备万一。慈通长老北上，慈善长老西下，慧明大师去到南方号召，马上动身起程。”

“是！”

聚义厅一个“是”字传出，只见大厅的东北角上，有两条黑影，似飞燕一般，晃身消失了。

聚义厅的楼顶，此时也有一条黑影，才一闪便消失了。

金陵醉月楼的三更，已无一个客人。一楼内漆黑无光，二楼内却有蜡光射出。

两条黑影施飞檐走壁的轻功，身落醉月楼顶之上。一黑影来到了楼檐，一招“倒挂金钟”脚勾楼瓦，头朝下飘身一个疾泻，掠到了一个楼窗之下。他左手扒住了窗台，右手用指一点，窗纸破了一个洞。这一连串的动作，快在瞬间，神到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可见此人的轻功已达绝境。那伸指袭出的力通破纸却没有发出丁点声息，楼内几个世外高人却没有发觉，可想此人的功力已达精纯的地步。

醉月楼顶另一条黑影伏在瓦上，看来他是掩护着伙伴，防备万一有人前来袭击。

此刻，醉月楼的四周房顶之上，也有三三两两的黑影晃动，但瞬间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些人神出鬼没，实令人猜测不透。

那窗外的那条黑影，借着楼内微弱的烛光，仗着自己的精纯内力，敏锐的耳目，聚精会神地向窗内凝望，同时也注意着四周的动静。只见楼内二十多个武林中人，有年近七旬的白发老者，也有十八九岁的妙龄少女；有身着紫衣的道人，也有身着黄色的僧人；有身高八尺的大汉，也有身高五尺的瘦人，看来看去，并不认识一个。用心细听，却见一五旬的老者正在言道：“众位，我等今日相聚‘醉月楼’乃是弘光帝的旨意。马大人让我来告知众位，他有要事与阮大人相商，即刻便来这里，要与众位一起共同商议如何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的大计。”

“魏爷！”一个身瘦如柴，尖嘴猴腮的人叫道，“如今史可法已命丧扬州，一帮不识时务的老儿皆被革职定罪，东林党在朝内已无什么力量。我想，弘光帝与马大人让我们来金陵，是不是计议如何铲除天下第一剑赵青龙为首的‘达摩剑盟’这件事情？”

“猜的不错，今日所来众位无一人不与‘达摩剑盟’有深仇大恨。十八年来的怨恨今日终有报仇的机会了！我等皆对天发过誓，不铲除赵青龙为首的达摩剑盟，永世不再为人。这一回诸位潜心苦练的功夫可以尽力施展，只要捉住赵青龙或者活擒住他的五个结拜弟兄，马大人定有重赏。”

“魏爷！”一个胸绣白狐狸的黑衣人言道：“我与赵青龙有刻骨仇恨，尤其是与白面书生苏玉仇深似海，这二人的脑袋就由我黑衣派去割来好了。”

“好！”那身瘦如柴，鼻尖如猴的人叫道，“魏爷，这件事就交给黑衣派来办。我侯青相信，那赵青龙和白面书生苏玉绝不是黑衣派的对手。如今，达摩剑盟的众豪侠，皆分散隐居各处，一年多来，我费了不少的精力，也没查出个眉目。不知众位可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？只要能查出一个，便可勾出赵青龙来。”

一旁一黑衣女子阴笑了一声，言道：“侯大内，我倒有了白面书生的线索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侯青急忙追问道。

黑衣女子道：“此事只是听阮大人说起，真假我还不知，我想亲去细探个明白。若是能捉住白面书生苏玉的女儿与弟子，那苏玉与他妻子以及方苍龙皆难逃出我的手心。只要白面书生命丧，能活擒住苏玉的女儿与弟子，天下第一剑赵青龙、金头鳌郑青、神偷手蒋奇，最可恶的地煞星王泰，他们一个也别想漏掉。我要他们结拜兄弟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一世英名，付诸东流。”

被称为魏爷的老者狂喜道：“好极了，这达摩剑盟五结拜弟兄的狗命，就由你来处理吧！若你真的毙了他们的性命，这‘铲蝗蝻’的大功，无人可比，马大人定要为你向弘光帝请封的。”

黑衣女子朗笑一声，言道：“我不需要弘光帝的什么封赏，只求为我黑衣派宁掌门与韩师姐、冯师妹报仇。请问魏良新总爷，你所说‘铲蝗蝻’指的什么？”

魏良新道：“这‘铲蝗蝻’是阮大人的心机。阮大人编了本‘蝗蝻录’，这蝗指的是东林党的人，这蝻指的是金陵聚英楼的一帮反弘光帝、马大人、阮大人的贼人。达摩剑盟

乃东林党的后代，你黑衣派若是能铲除了达摩剑盟的赵青龙，那聚英楼的几个无名之辈便不堪一击。马大人、阮大人让我向众位传言，谁要杀了赵青龙，铲除了达摩剑盟，谁就可任‘铲蝗蝻’的总舵主。谁能消灭了聚英楼那批逆贼，便可任‘铲蝗蝻’的副舵主。谁去找到了赵青龙十八年前在娘子关截劫的五车珍珠奇宝，也可以任‘铲蝗蝻’的副舵主。”

“魏爷！”一年近九旬的老者叫道，“我九头蛇与赵青龙十八年前有杀徒之仇，一掌之恨，与其师飞刀灵猫海波则有四十年的怨恨。十八年前，飞刀灵猫海波虽死，但不是我亲手所杀，这笔血债至今没有算清，心中始终不安。此次相聚金陵，我本想同祁连山几位与达摩剑盟有怨恨的高人携手，寻那赵青龙了结恩怨，既然黑衣派掌门有胜赵青龙的绝技，那也好！我们祁连几位老毒便去火焚了聚英楼，把聚英楼舵主钱义元活擒，将其手下的江南豪杰一律铲除，这件事就交给我们吧！”

魏良新奸笑一声，言道：“王老毒顾全大局，实令我魏某敬佩。那聚英楼，就交给你们祁连山二毒三邪四怪了！”

“魏爷！”一恶僧叫道，“派何人去寻找那五车珍珠奇宝呢？”

魏良新阴笑道：“法圆大师，这件事马大人已有了安排，你就不要再问啦。”

“这……”法圆恶僧“这”了声，欲言又止住了，但面上却流露出疑惑之神态。

侯青与法圆恶僧曾多年一起，充当大奸臣魏忠贤的贴身保镖，他了解法圆和尚的心思，更晓得五车珍珠奇宝的贵重，怕法圆闻魏良新所言心中不快，流露出令人可疑的迹

象，便道：“法圆大师兄，你不必顾虑那么多，魏爷既然说马大人已有了安排，我们便应深信无疑，相信所派之人必是武林世外高手，定有胜赵青龙达摩剑的武艺。”

法圆闻侯青之言，急忙道：“侯兄所言极是，老衲只是怕魏爷……”

“怕我什么？”魏良新已看出了法圆的心思。他知道当今天下，除了侯青、法圆和尚二人知道五车珍珠奇宝的贵重，其他再无别人知晓。因而，他有心计，决不能让侯青、法圆和尚去寻找那五车珍珠奇宝。他一直把二人带在身边，明说是自己的贴心膀臂，实际上是怕二人心起邪念，另作安排，吞夺了五车珍珠奇宝。魏良新依仗自己的叔父魏忠贤的阴魂不散，自称阉党之首，网罗了不少的奸邪恶徒，时刻不忘与达摩剑盟作对。侯青，法圆恶僧虽存私念，但却不敢得罪了魏良新。此刻，法圆和尚闻魏良新追问自己，口气生硬，其意不善，心中怀恨，口中却道：“魏爷，老衲几十年跟随魏千岁，舍生忘死，费尽了心血，才为魏千岁积存了五车珍珠奇宝。十八年前，魏千岁把这五车珍珠奇宝运到白塔山九宫八卦落魄楼内，没想到却被赵青龙小儿得知，在娘子关拦截劫去。如今，老衲认为东林党在朝的虽然革职的革职，定罪的定罪。但以赵青龙为首的达摩剑盟的众豪侠却仍不能小视，若不派……”

魏良新打断了法圆和尚的话道：“法圆大师的心意，我十分明白，今日的达摩剑盟势力虽然不可小视，但此次我要让他赵青龙顾左顾不了右，顾头顾不了旋，最终定会中了我所安排的擒猛虎之计。”

侯青在一旁奉承地道：“魏爷运筹帷幄，胸怀韬略，

早就安排了巧用香饵钩鳌鱼的妙计，此次我们只要同心协力，按照魏爷的安排去办，那赵青龙小儿绝对是逃脱不了，那时候才知道我们魏爷的厉害。”

窗外之人耳闻一伙逆贼的言语，早就气得浑身乱抖，七窍生烟，尤其是听到九头蛇要火焚聚英楼的话，更是气得咬牙切齿。他在心中骂道：“这帮伤天害理，卑鄙齷齪的孽畜，今晚若不是奉舵主之命，前来探情，不准动手，爷爷我先宰了你魏良新、九头蛇、侯青，然后……”窗外人身在半空，贴着墙壁，正在暗自发怒，突觉背后有一股劲风袭向自己。

第二章 卸形神功

伏身窗外窥视的正是江南五俊陈玉龙。他猛然觉察背后一有缕刺骨的寒风袭向自己，就知道自己的行迹已经被人发现。陈玉龙赶忙顺着楼墙，疾落楼下。

此刻，一道黑影从对面房顶也疾泻而下，似老鹰捕食一般，直扑下落的陈玉龙。

陈玉龙是何等人物，他内功精纯，耳目特别敏锐，且遇事胆大心细。当他贴壁凝神打探时，突觉寒风袭身，便已运功封住了周身几处要穴，以防寒风渗入到真气之中。同时，他也猜测到偷袭者将会如何来算计自己。因此，当他泻身而下，还没有稳住身形，便一个急转，正好面对着从对面房顶直扑向自己的黑影。他见来者手中并无兵器，却出掌来取自己的性命，本想出掌硬碰，忽而暗思：“对手从对面房顶发出一缕劲力，能令自己顿时浑身打个冷噤，可见对手绝技在身，内功已臻上乘，加之对手从上而下疾扑，其力道必定更为凶猛，若是自己一时负气硬碰一掌，只怕要吃大亏。”陈玉龙这么想着，顿时改变了主意，他不再出掌相迎，却凝运功力于掌，只等对手向自己击来。

那黑衣人不见陈玉龙闪躲，认为是陈玉龙要与自己硬碰一掌，心中一阵狂喜，朗声喝道：“小儿拿命过来！”喝声中，一股强大的掌风狂涛般向陈玉龙扑去。

这一声大喝，惊动了醉月楼上上下下。二楼顿时蜡光熄